

錯置・重置



維他檸檬茶，左邊冰箱第三行第五格。海鮮味即食杯面 22 號過期，買二送一。隱形眼鏡藥水，連續第三天缺貨。

「歡迎光臨，要不要口香糖？青檸口味做特價。」

「我要繳電話費。」

「即溶咖啡，特價\$6.9。」

「八達通？」

「先生，請往這邊拍卡。要不要用優惠價換購幸福小丑魚？」我頓了頓，抬起頭，飛快地與店員對望了一眼。

如果可以用優惠價換購便利幸福，我希望是它的常客。Anna 是我的第四任女友，同居一年半一直相安無事。一星期前被 PR 公司 laid off 後，Anna 忽然失蹤。沒錯，是毫無先兆、沒半點交代的失蹤了。家裏屬於她的一切跟著失蹤，只剩下並列在廚房冰箱上的幸福小丑魚，若無其事的站立著如往昔。自 Anna 走後，除公司以外、便利店成爲我的第二個家。

「你去報案了??」蘇姍是我的同事，與 Anna 多多少少有些來往，在 Facebook 上也有共同認識的朋友。

「我試過電話留言、寄短訊、發電郵給她，但都全無音信。」

「但也用不著報警吧？你確定她是失蹤了嗎？還是回新加坡了？」蘇姍抱著她的 laptop、托著眼鏡說。

「警局說沒有她的出境記錄、也沒有任何住院登記。」

「好端端的一個人，怎麼可能說失蹤就失蹤了？」

「那天回家，她的東西都不見了，我還以爲家裏失竊。後來致電給 PR 公司，才知道她被裁。」

「呃，找到了！」蘇姍指著電腦說：「你認識這個男的嗎？」

我看著螢光幕上的照片。

「摟著 Anna 的那個聽說是他們大學時期的學長呢！這些新加坡人我都認識！」蘇姍 Facebook 上有 1,588 個朋友，對於朋友間的舉動她每天都瞭若指掌，不愧有 Facebook 狗仔隊之稱。

「你看！」蘇姍指著左下角的上載日期說，「Anna 失蹤前三天 upload 的！」

「她分明是儲心積慮要離開你。」陳瑞是我的老死，一直要我甩掉 Anna。

「她的消失太突然，我總覺得很不尋常。」

「女人的字典裏面沒有『太突然』這回事。她真的什麼都搬走了？有沒有留下什麼遺言之類的？」

「什麼也沒有，只留下一堆在便利店換購的公仔。」

「你和她沒有聯名戶口吧？」

「沒有。」

「你的財物沒有一併失蹤吧？」

「沒有。」

「忘了她吧！」陳瑞抱著我的肩膀，悄悄說：「明天我老婆不在，帶你出去玩！」

那天晚上陳瑞喝醉了，我倒是清醒得很。

「Anna 說不定有什麼苦衷吧？」陳瑞老婆在飯廳整理餐桌時說，「一個女人要躲開你，是不會讓你找到她的。待她冷靜下來後，便自自然然會聯絡你。等她消息吧。」



08

翻開晚報，無意中看到分類廣告內有尋人廣告一則：

「那年初夏，青山迭迭、綠水悠，你我同遊樂土。這些年來，一直思慕，盼有緣再會。若妳識得萬水千山總是情，請到四分尾找我，哲誠上。」

Anna 說過，這些尋人廣告是假的。

「誰說的？」我站在小食櫃檯前，等待微波爐的叫喚。

「我爸。他說這些廣告是黑社會之間的秘密通訊。」Anna 吃著冰沙說。

「但我很難想像黑社會老大會刊登『萬水千山總是情』。」

「所以才是秘密通訊啊！」Anna 提議說，「我們也想個暗號好了，萬一有天我們失散了，你也要在尋人啓示用暗號來找我！」

「我又不是黑社會，直接寫聯絡電話就好了。」我把熱騰騰的咖哩魚蛋從微波爐拿出來。

「如果沒有電話怎麼辦？」

「沒可能，就算沒有報紙也不會沒有電話吧。」

「可不一定！想個密碼嘛，一個屬於我們的秘密通訊！」Anna 堅持說。

「好吧好吧，寫……『魚蛋念冰沙，請到便利店開餐』，可以吧？」

今晚我在便利店看了四份晚報，也找不到半點屬於我們的秘密通訊。倒是有一盒咖哩魚蛋被擱在冰沙機器的旁邊，是 Anna 的暗號嗎？還有一罐汽水被錯放到啤酒之中。

Anna 曾經逼我戒掉在晚間喝啤酒的習慣。

「喝啤酒會長肚子，難道你不知道嗎？」Anna 把我手中的啤酒放回冰箱。

「看球賽哪有不喝啤酒的道理？別鬧了。」

「喝可樂不行嗎？」

「喝可樂才會胖。」我說，打開冰箱。

「有低糖可樂啊！」Anna 把門關上，將身子塞在我和冰箱之間。

「你就愛管我是不是？」我冷冷的看著她。

「我就愛，怎麼樣？」她也冷冷的看著我，笑了。

「\$42.7，請往這邊拍卡。」回神過來，我已經站在收銀機前。

店員看著我，我看著店員，良久。

我在等待著。

「先生？」

「你不問我要不要換購？」我還在等待著。

「換購？」店員才恍然大悟，「哦，你指幸福小丑魚嗎？不好意思，都售罄了。」

「售罄？」我很錯鄂。「全都售罄了？」

「其實換購期已經結束了，很抱歉。今天的餅乾做特價，\$10 兩盒，要試試看嗎？」

換購期已經結束了？

「先生？」店員示意我身後還有排隊的人龍。

我乾脆放下整袋貨物。「都不要了。」

我轉身離開。



12

幸福小丑魚系列曾在新加坡極受歡迎，Anna 說每當看到他們，感覺就好像回到家裏一樣。Anna 一共買了五十二隻幸福小丑魚，但才集齊十一款，還欠一隻。Anna 說最後一款小丑魚鑲有顆寶藍色的玻璃眼珠，象徵有勇氣尋找幸福的人。

「我比較喜歡杜蕾斯的眷顧。」那時候的我總拉著 Anna 到藥貨架那邊說笑。我就喜歡在防盜鏡裏，看著她那副要生氣的樣子。

「蘇姍，你還在公司嗎？」半小時後，我用剛充滿電的手機打給蘇姍。

「我們都在啊，你不早走了嗎？」

「我丟了鑰匙，回不了家，在便利店。你幫我看看桌面上有沒有鑰匙，可以嗎？」

「丟了鑰匙？……沒有耶，桌上沒有鑰匙呀。」果然是丟了。「都這麼晚了，附近的開鎖師傅都下班了吧……你要不要回來公司睡啊？反正我們都在……」

蘇姍背後隨即泛起一陣騷嚷，我知道我鑰匙的失蹤已驚動了大家。

「沒關係。就這樣吧。」

掛線後，我沉思了片刻，卻不知道該往哪里去。

這時候，門外嘩啦啦的下起滂沱大雨，店員立刻將雨傘貨架推到大門前供途人搶購。店內陸陸續續聚集一群互不相識的人，爲了同一陣雨而停留。晚上 11:48，我環顧擁擠的便利店，忽然希望這場雨能夠下個一整晚，這樣的我便沒有理由不暫且留下來。老實說，因爲工作關係，走過半個地球，到過各地的便利店，有些仍然記憶猶新，特別是札幌那間擁有上千張唱片的便利店。但在這裏生活了兩年，對這家幾乎每天都會涉足的便利店，反而沒有太深印象。招牌什麼顏色、鋪面多大、店員長什

麼樣子、制服怎樣，我都沒有真正留意過。便利店本來就是個提供便捷交易的買賣點，在這個流動量極高但狹窄的空間內，它本來就應該是乾脆而且中立的。如果說公園是溫馨的、戲院是精彩的、餐館是浪漫的、夜店是熱情的話，那麼便利店是什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二十四小時營業，它是商鋪、食市、也是服務站，是個被設計成爲長年中門大開的交匯點。它從不厭惡任何人的進出、但也不需要任何人的留戀。所以，是這樣嗎？我和這便利店之間，就僅止如此嗎？

「怎樣？」電話中傳來陳瑞宏亮的聲線。

「我現在過來。」

「你找到 Anna 了嗎？」

「鑰匙丟了。」我說。

「哦。喂！」

「蛤？」

「買啤酒。」

有時候，有朋友還真方便。

我走到冰箱前，想要選購啤酒之際，發現有一紮啤酒錯置在可樂之中，還有一些零食和薯片都錯放了。便利店似知我心意，已經將我想要的給分類出來。我接受它禮貌的提議，不假思索就將貨物都拿到櫃檯前。

「多少錢？」

「\$42.7，拍卡請往這邊。」

我看了看顯示幕上的價錢，\$42.7 嗎？還真巧。

13

我決定把十一只小丑魚全都放到網頁上拍賣。因爲小丑魚的事，我和 Anna 曾經吵過一次。

「我不進去了，在門口等你。」Anna 試過一小時內進出三家便利店，就是爲了要換購小丑魚。

「你不高興，是罷？」Anna 站在第四家便利店的門前，回頭看著我說。

「我在這裏等你。」

「我不買了。」Anna 二話不說、轉身離開。我卻走進便利店，在櫃檯前掏出皮包。

「一包薄荷，一隻玩具小丑魚。」

Anna 趕到我身後對店員說，「不要了。」

我不想在週末下午的便利店內，於眾目睽睽之下與女友吵架。我拍卡，牽著 Anna 離開。Anna 卻在雜誌攤前，把我的手甩開。她身後的雜誌封

面刊登著前幾天在立法會門外暴動的照片，大字標籤說：『後 80 的憤怒』。我面前倒是有一個後 80 的憤怒，在便利店的門內與我對峙。

「我不想為這種事而吵架。」我打破沈默。

「你是故意的。」Anna 把臉撇開。

「我不明白，從網上買齊一套有何不可？我幫你找啊。」

「從網上買回來的話還有甚麼意義？」她似乎很難過的說。「你永遠都不懂我。」

或許，我真的不懂她。如果把這套未集齊的小丑魚放到網上拍賣去，她看到的話或許會氣死，說不定還會高價將它們收購。但三天已過，沒有一個人競投。這些小丑魚就似一塊塊石頭，逐一滾進無聲無息的深淵裡去。一想到這裡，我決定回便利店走一走、歇一歇。

「歡迎光臨。」今天理店的是個中年婦人，新臉孔。她站在櫃檯前，努力盤點著賬目。

「請問，」我站在店鋪中央，看著貨架、有點茫然的問，「這些東西是你放的嗎？」在我眼前是一大堆貨物的錯置。感冒藥放在牙膏那邊、巧克力在玉米片之上、電池掛在話梅的架子上、濕紙巾夾在口香糖裏、礦泉水則放在熱飲櫃裏。

「抱歉抱歉，明天是新春、又是情人節，所以今晚人手不足！」中年婦人很緊張的從櫃檯後走了出來，連聲道歉。「我馬上整理！怎會這樣……」

「等一下！」我忽然喊停，連我自己都嚇到了。「沒關係，對不起，我……我都要了它們。」

我將所有錯置的貨品都搬到櫃檯前買單。果然。

「\$42.7 嗎？」我看著顯示幕說。

「是的。」婦人察覺到我的不正常。

當時我有兩個想法，一) 可能我有精神病，就像“A Beautiful Mind”裏面 John Nash 產生幻覺那般；二) 可能有人一直要發放訊息給我。是 Anna 嗎？我想起那個尋人廣告及 Anna 說過的話。

我在沉思中走出大門。一個大概 14 歲的女學生穿著校服，站在馬路前，就看著我。女學生的雙腳在單薄的校服裙下顯得特別的瘦長，似在勉強地支撐著整個身體。但她的眼神很篤定，沒有 14 歲的膽怯或害羞。

「是你嗎？」我靠近，說：「\$42.7？」

「你在尋找失蹤的朋友。」她不慌不忙的說。

我點頭。

「小時候我住在這裡，」她指著我身後的便利店說，「這裡以前是間舊式士多。爸爸失蹤後，我們也就搬了。你知道嗎？」女學生堅定的看著我說，「每年也有好幾百個無原無故消失的人。有好幾百個哦。沒有人曉得他們到哪裡去、也沒有人再見過他們。但是，他們都在。」

我看著她那雙黑得發藍的大眼睛，一種平靜的感覺忽然覆蓋了我。

「他們都在。只是我們都沒有察覺而已。」

Anna 自此永遠消失。便利店錯置的東西，最後也沒有把我們重置。

